

战功卓著的红军密码破译奇才(中)

◆ 石鼎

情报及时夺取胜利

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主力。吴奇伟率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路，沿许湾、金溪大道东进，经枫山埠进攻左坊营，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为右路，由牵制改为迂回至杨家渡渡河，进攻琅琊、左坊营、黄狮渡，企图切断我军后路，对我形成大包围。

形势十分危急，我军如按原部署作战，就会遭受很大损失，而且位于左坊营后龚村的红军总部也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周恩来、朱德闻讯赶到，他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后，马上作出新的部署，命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星夜转移到枫山埠附近，准备伏击吴奇伟部。红三军团仍向琅琊方向进攻。增派红五军团开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和第五师。

8日凌晨，电台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监听吴奇伟部的电台。周恩来、朱德也来到现场，等待吴奇伟部出发时间的确切情报。因为吴奇伟部的电台仍在活动，判断他们还没有出动，红军就在途中休息待命。大约8点多钟，终于收到吴奇伟部队离开宿营地向左坊营开进的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阵地开进。9点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发起正面进攻，重创了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在战斗过程中，曹祥仁还侦收到敌旅长夏梦中被我军击伤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天黄昏时，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占领许湾，并追击敌军直抵抚州对岸，枫山埠之战大获全胜。这场战斗的胜利，既是红军作战部队的胜利，也是无线电侦察部门的胜利，其中曹祥仁立了大功，创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

走一着险棋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中央军委二局获悉，蒋介石分别密令胡宗南和阎锡山等部40万大军准备偷袭

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也及时向延安报告了胡宗南的图谋。两个不同来源的情报相互补充、印证，预示延安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当时国共双方在这里的兵力对比为10:1，敌我力量十分悬殊。

7月2日，二局又侦知，胡宗南电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进攻。延安形势危急，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量对策。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等职能部门主管也列席了会议。那天，伍修权让参谋通知曹祥仁说，叶参座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中央书记处，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在会上，毛泽东说：严守党的秘密是党的纪律，今天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大泄一次密。他对曹祥仁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破译出来。随后，毛主席又对李克农说，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要害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的蒋介石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你李

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可是，现在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研究，觉得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穿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

毛泽东还对李克农和曹祥仁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向延安的进攻。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李克农和曹祥仁当即很坚决地回答说，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到李克农、曹祥仁的表态后，都很高兴。这时毛泽东下决心说：“我们就下这一着险棋！”

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

毛泽东要求伍修权迅速将蒋介石、胡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25.雷士德出生了
就在这一年1840年，地球的那一端，不列颠帝国中，被海鸱时时凄凉的叫唤而吵醒的南安普顿，有一个人出生了，他叫雷士德。他本来与中国毫无关系，完全是因了命运的偶然，因了人生轨迹上的错综复杂，他才来到中国，来到口岸上海，成为上海史上的一个大角色。

先还是要向读者说说南安普顿，这个不列颠帝国的南部港口城市。经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那从非洲一路走出的人类始祖，便在南安普顿居住了，顺便说上一句，居住在南安普顿的英国原住民，尽管不认识地处远东长江三角洲岗身地带一边的上海原住民，但共同的取火经历，共同的制陶生涯，让他们与森和森的后代有了奇妙的精神联系，我以为。

公元43年，四处侵略的罗马大军的其中一支，开进英格兰本岛，用高贵的罗马文明对卑贱的土著文明进行一次碾压，基于安全考虑，罗马人在南安普顿这里建立起坚固的城堡，久而久之，这里又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

南安普顿让这个世界上最充分知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1912年4月，那条仿佛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轮，便是从这个码头出发，前往日益纸醉金迷的纽约，很不幸，这条满载着快乐、幸福、陶醉、奢华以及初恋般激情的邮船，却因了与冰山的一次不期而遇的碰撞，永远地长眠在冰凉的大西洋海沟中，南安普顿对此一定伤感万分。

是的，在雷士德由儿童而少年的这一路成长过程中，英吉利海峡始终宽阔无比，大西洋海面依然浩瀚无限，或许源自地质学上“燕山期造山运动”，沿南安普顿海边耸立起的众多山脉，山峰错杂，怪石嶙峋，陡峭之处被山火烧过了似的寸草不长。少年雷士德是否经常登上海边荒无人烟的高山，站在摇摇欲坠的危崖上，向着法国方向长久地张望呢？海峡对岸，是鲁昂，是勒阿弗尔，是与英国迥然不同的法国文化，他是否想过自己未来的人生将在法国而不是英国度过呢？

岁月在南安普顿从不停息的海涛声中平静地流逝着。

雷士德迎来他的青春岁月，他上了大学，学习成绩想来相当优良，数年后，理所当然地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接着，他的生活应该是明确而又单纯的：他将前往90英里之外的伦敦，在那个世界闻名的大都会，神探福尔摩斯出没的地方，他将成为一名也许比帕克斯顿更为有名的建筑师，在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区域留下富有他自己个性色彩的种种建筑，一句话，他的人生将建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痕迹也许很深，也许浅浅，但这无关重要，有痕迹就好。以后，当他老了，牙齿再也咬不动鲜嫩的牛排，心房也不再为某个妙龄女郎怦然而动，他将回到故乡南安普顿，那些早晨或黄昏，他将坐在燕山期活动中产生的这些巨石间，看海浪如何一波波地拍击着礁石，听海鸱如何一声声地叫唤在海峡中，他将终老于南安普顿，美好的南安普顿啊！

但是，雷士德的人生轨迹蓦然被打乱。他的三个哥哥，很恐怖、很惊悚地接二连三死去，原因始终不明。每次在坟场里与其中一个哥哥告别时，听着牧师沉重的祷告声，听着四周树众发出的声响，他总会十分紧张地环视四周，仿佛四周正有幽鬼出没，或窥视着他所站立的地方。回到家，他又总有一种异样感觉，头脑里反复地出现着这个问题：什么原因让哥哥一个个死去呢？每每想得紧张，他看四周景致便不一样了，我阳狰狞，树丛诡秘，一切都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为摆脱内心恐惧，雷士德找上了医生。他问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哥哥们一个个横死？莫不是我们家族中了什么咒语，要让我们身陷万劫不复之地狱？

医生的回答让雷士德既心惊肉跳又暗自庆幸，他告诉雷士德，他的家族确实中了一个可怕咒语，假如他依然留在南安普顿，命运便将与死去的哥哥一模一样。

“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咒语呢？”雷士德心惊肉跳地发问。

医生沉吟片刻，他告诉雷士德，办法是有的，就是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逃脱这个咒语，前提必须离开自己家乡，而且越远越好，“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有可能逃脱命定的灾难。”

26.李莉莎被炸后遗症

李莉莎继续说：我后来才晓得，他们把我父母拉到江北的黑石子去埋了。轰炸中被炸死的人，没有亲人的都埋在那个地方了。重庆人叫它“万人坑”，也不晓得到底埋了多少人。

我再也没有书念了，在工厂里当挡纱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恁个累的活，回到宿舍却睡不着觉。脑壳里总是“轰、轰、轰”地响，像日本飞机的轰炸声，有时我又听成是我妈妈的心跳，轰炸时她把我护在怀里，那是我听到的妈妈最后的声音，一辈子都忘不掉了。我时不时还要犯一种毛病，会昏倒，浑身发抖，旁边的人要用筷子啦布团啦这些东西塞进我嘴里，怕我咬断自己的舌头，但醒过来后呢，就啥子事情都没有了。人们都说我抽“羊儿疯”（注：即癫痫病）。

结婚后我婆婆到处给我找中医抓药吃，都不管用，还是睡不着觉。

去年夏天我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当时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给我做全身检查，在照X光片时，医生发现我的左耳朵背后有一块米粒大的弹片。他们又找神经科医生来会诊，那个医生告诉我，就是这块弹片切断了你的睡眠神经，所以让你一生都头疼、睡不着觉，你这个病不是“羊儿疯”。挨刀的日本飞机啊，我都活到79岁了，才晓得脑壳里还有块弹片。

李莉莎的陈述结束了，整个法庭就像一个听故事入了迷的人，似乎还想再继续听下去，或者沉浸在故事里出不来了。梅泽一郎律师长嘘了一口气，对面的塚木敏义曾经两次掏出手绢来揩眼角，这个混蛋的心总算不是石头做的。梅泽律师和斋藤博士在重庆做调查取证时，湿过好几块手绢了。今天在法庭上梅泽虽然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李莉莎老人的表现太棒了，连吉田法官都没有限制上诉人的时间，任由她说下去，这是对日索赔的原告中陈述时间最长的一次。现在该他来把这个“重庆孤儿”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了。

“法官先生，这是一个‘没有了睡眠的原告’，是一个被大轰炸夺去了双亲、还夺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睡眠的普通中国人，更是一个把战争伤害浓缩成一粒深藏在脑袋里的弹片、侥幸地活到今天

宗南6月份以来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报给重庆的周恩来和前方的彭德怀，让他俩分别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和警告。

在会上，刘少奇要求李克农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中、会因“大泄密”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叶剑英也对曹祥仁说：国民党军会认为是我军截获了他们电报后破译得来的情报，一定会改换密码。要求军委二局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码破译出来，以保障仍能迅速获得情报。

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7日，新华社发布重大新闻，将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闪击延安的内幕公布于世。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以上文电均大量使用二局的情报，列举了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使蒋介石的阴谋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即，蒋介石遭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谴责，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动。胡宗南只好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来搪塞。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事后，胡宗南系统的密码果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局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发挥了作用，承担了重任，也为掩护潜伏在国军军队中的同志做出了贡献。

蒋介石因此大骂戴笠无能，大骂侍从室头目钱大钧无能。他追问：国军发出的电报，共产党怎么能破译出来，而我们为什么破译不了共产党的密电？

为我们作证的受害者。我们都会有失去双亲之痛，但有谁能够想象旧日本军的轰炸会让一个小女孩在剧院里和自己的父母瞬间阴阳两隔、伏尸哭嚎？就像你们不能想象东京国立歌剧院遭到轰炸忽然变成人间地狱一样。我们也会失去眼，但又有谁能够想象一个孩子从9岁多就一直‘失眠’，直到快80岁了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剥夺一个人正常的睡眠难道不甚于谋害一个人的生命吗？你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时，你一定会这样想，而如果你长达六七十年都不能正常入眠呢？法官先生，我这里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原告拍的头部X光片，请看看吧。当年那块弹片从原告的右前额打入，神奇地穿过了她的前脑，游弋到左耳后部。医生证明正是由于这块弹片的游弋破坏了原告的脑神经。过去原告在重庆精神病医院一直被当作癫痫病人，医生长期让她服两种抗神经病的药，‘氯硝西泮片’和‘苯妥英钠片’，前者用于控制各种癫痫，失神发作，痉挛症等症状，后者用于治疗全身僵直，阵挛性发作，癫痫癫痫等，可见那时的医生也没有找到病根。我在原告家里看到，服药的药瓶都堆积了两箩筐。这是我当时拍的照片。吃了这么多的药只能让原告每天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原告已经对此种药物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就像刚才她在法庭上发病，人们不得不给她服药一样。

“法官先生，这是一粒多么邪恶的弹片，它就是旧日本军队对重庆实行无差别轰炸的铁证。它还在原告的脑袋里，这是任何人、任何政府也无法否认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弹片，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亡魂里。”

梅泽一郎律师陈述完后，旁听席上响起一阵掌声。之后，法庭归于寂静，吉田法官问：“被告方有什么问题要问原告吗？”

今天还是外务省官员塚木敏义和松本茂律师代表日本政府出庭和辩护。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就像都是无法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清楚，这场法庭辩护，不辩护就是最好的辩护。就像面对一个穷人，你不能再去指责他裤子上的补丁补得还不够端正好看。你情愿视而不见，还稍显最低限度的同情心。



重庆之眼

